



忆往昔

近日陪着外孙在小区的口袋公园里玩耍,他突然蹲在一棵树下,指着刚出土的一棵小树苗问我是什么花。我弯腰一看,见其一拃多高、浅绿中还带一点点红色的卵圆叶子,竟是一棵久违的小杏树苗。

常年居住在城里,已多年未见这种陪我走过童年的“小精灵”了。因此,一见如故,既亲切又兴奋,它不仅是乡愁,还有我儿时的很多乐趣。于是,不管外孙是否听得懂,按照小时候的做法给他讲起了我幼时与小杏(桃)苗的故事。

老家在农村,童年时拾草剥菜。每年麦子拔节时,无论是路边还是麦地里,时常发现刚从土里冒出的小杏苗或小桃树苗。每次发现都会如获至宝,兴奋地大叫“这里有一棵杏(桃)树苗!”听见叫声的小伙伴们便会迅速地围过来,羡慕不已,心里都希望这棵小树苗是自己发现的。

当时农村的水果很少,都是当地品种。春季几乎见不到水果,仲夏后随着“麦黄杏”成熟,其后陆续有其他品种的杏子上市;桃子多是毛桃,除了一种叫“六月鲜”的桃子在农历六月成熟外,其他要等到了秋季;中秋前后还有少量的黄梨等。

因家庭经济拮据,那时花钱买水果吃的很少。多数人家是在自家庭院或菜园的堰埂上栽裸桃或杏,熟了后大人孩子解馋打牙祭。因此,我们从小就期望栽种这类树,想象着明天起来小树就长成参天大树、开花结果。

一旦发现小树苗后,小伙伴便围在一起,用剜菜的小铲子小心翼翼地小苗根部四周的土挖出,在其根部形成一个圆柱型的土堆,然后两人把铲子插到土堆的底下把小苗连同其根部的土“全毛全翅”挖出,用两手把根部的土攥紧,形成一个土疙瘩,说是带着它“老家”的土易成活,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盛菜的篮子里,高兴地屁颠屁颠回家。

很多时候在把小苗从土里起的时候或带回家



后发现篮子里的土疙瘩散开了,一棵全裸的小苗“全毛全翅”地展现在眼前,苗茎嫩白嫩白的,茎根分生出十几根五六厘米长的细根,根根旁边还会带着供给植株生长所需养料的杏(桃)仁,有时杏(桃)核还没有掉落,一种母体的温暖油然而生,让人看了感觉很可爱。

这些冒出来的小杏树或小桃树,是人们上年把吃了的桃或杏的核丢弃之后,被收集到粪堆送到农田里或雨水冲刷到路旁的土里,一到来年春天气温适宜,就开始萌芽冒出。

拿回家后,用镰头在靠墙根的地角挖个坑,将小树苗栽进去,把它“老家”的土也填进坑底或苗根上,把土按实后浇透水;再找几块半头砖或旧瓦片,立在小树苗的四周,顶面盖上一块较大的瓦片,给

它搭一个小房子,防止日晒或小禽畜偷吃。

之后便在每天放学后或早晚掀开瓦片看看,叶子耷拉了没有、需不需要浇水、长了没有等,从院子的水缸里舀瓢水浇上,呵护小树苗像现在养宠物一样上心。

当时无论谁先发现了,其他小伙伴很羡慕,都期盼着自己也能找到一棵。于是,小伙伴们像寻宝一样,眼睛如探照灯,在经过的麦田、路旁和墙角仔仔细细寻找。但寻找杏树苗如大海捞针,可遇而不可求,有时候好几天甚至一个春天都一无所获。但总会有运气好的时候,那时候找到一棵杏树苗,就如发现了一件宝贝,如找到叶子嫩绿油亮且又长又尖的桃树苗,更是大喜过望。因当地的说法是“桃三杏四梨五年”,桃树最先结果。

万花筒

春分时节,花开正艳,和朋友约了,一起来到少山,品茗、赏花、享用村野美味。

出市区不远,驱车四十分钟左右的路程,就到了少山,现在路越来越好,而车子扩大了人的活动半径,像少山这样的地方,从前来一趟都得作二日计,如今往返只在须臾之间。

尽管青岛的春天来得晚,季节到了,也是满眼嫩黄青翠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来到少山,路过一处寺庙,一问,知是著名的法海寺。怨我孤陋寡闻,竟不知法海寺隐在此处。法海寺因创建该寺的第一代方丈法显大师而得名。创建时间有两说:一说建于北魏太武帝年间,一说建于东汉桓帝年间。据法海寺内元泰定三年所立《重修法海寺碑》记载:法海寺为“魏武帝创造,宋嘉祐二年寺僧重修”。而元仁宗延祐二年重修碑载:“本寺住持信公、玉公至此,请淮涉寺寿公住持法海(寺),于是重修。师本县人,出家淮涉寺,训名宝寿……至大三年赐佛日圆通之号。”据此可以推断,法海寺始建于北魏之说应该成立,即便如此,它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有道是:世上好语书写尽,天下名山僧占多。法海寺落脚的地方,定然是一块风水宝地!可惜行程匆匆,这一次过门不入,留下一点小小的遗憾。

说起来,少山的名字还与法海寺有关,少山由“烧山”演变而来。法海寺的和尚多葬在此处,山里树草常因祭祀引燃,大火烧山,故名烧山。

入春以来,少有晴空,去少山这天,上午还是晴间多云,云间天色湛蓝清澈,可临近午时,天光渐渐被阴云遮住,灰霾背景下的花依旧盛开着,兆示着季节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沉思录

因为住所变化,我又乘上了久违的公交车,每天早一趟,晚一趟。拥挤的时候,当然要兢兢业业,力求平衡,若环境好些,可以有个座了,不管好不好,脑子总是闲着,可以想事,好几回,不知怎的就想到了二十年前读得烂熟几乎成诵的启功先生的八首词《鹧鸪天·乘公共交通工具》。此刻置身处地地细细品味,感到那些词作,如窖藏的陈酿,愈来愈散发出醇厚的韵味。

词作大概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每首词写乘车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场景:苦苦等车,车来门不开,门开挤不上,挤上动不了,到站下车,强挤被撞下,车站忽然改了地……

“乘客纷纷一字排,把头探脑袋费疑猜,天南地北车多少,不靠咱们这站台”,——好,开场了。将欲乘之,必先等之,等而不来,无奈之中瞎乐呵,“有人说得真精确,零点之前总会开”。

终于,车来了,“远见车来一串连,从头到尾距离宽”,等车者如大旱之望云霓,“百米飞奔——去复还”,车好像在跟人做游戏,转了半天,仍然是“原地站,靠栏杆”,任凭你“手招口喊嗓音干”,它那里“司机心似车门铁,手把轮盘眼望天”,就是不开门!那年代,驾驶员的地位高着呢,不管什么车,四个轱辘一动,就是权威。

车又来了,“这回车来更可愁,窗中人比站前稠”,车门,象征性地开了一下,“阶梯一露刚伸脚,门扇双关已碰头”,只好“长叹息,小勾留,他车未卜此车休”。以上费了这么多的笔墨,实际就仨字儿:没上去。车厢中的拥挤,也许留给启先生的印象最深,

儿时的杏树苗

樊泽宝

那时的人实诚,孩子也是如此,谁先发现就归谁。如果找到小树苗的年龄小或女生,他们怕怕小树苗弄断,自己既不敢挖刨也不会栽,我们这些大点的就七手八脚地帮着挖出,回家后再热情地帮着挖坑栽种,可谓好事做到家、一条龙式的服务。被帮助的小伙伴很感动,许下“墙上画饼”般的承诺,说等结了杏子,一定会让哥哥姐姐们先吃。

尽管挖栽小苗费尽了心思,但年年植树不见树,只是空欢喜一场罢了。栽在墙根的小树苗多数都长不大,不是被牛羊啃了就是干(涝)死或让闲孩薅出,每当看到小树苗毁了,既心疼也懊恼。即使有存活的,几年后长大,因品种老化,年年开花却不结果实,即使有结果的也是稀稀疏疏的歪瓜裂枣,吃起来酸涩无比。后来知道果树需要培育、嫁接和更新换代,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而在路旁或沟坡的棘树丛里每年都会有小树长成,应验了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名言。不过还没等果子长大,就被我们这些馋孩打掉毁了。

春夏秋冬,四季更迭。年复一年,我们成人了,小树也长大了,小树苗对长大了的孩子再没吸引力了。但下一轮的孩子们又开始重复着我们的过往,寻找着快乐,栽种着梦想,乐此不疲。

杏(桃)树苗的记忆,是几代农村人特有的精神财富。现在各类水果已不分季节,天南海北的品种应有尽有,吃水果图一口鲜,已没有了曾经的期待与乐趣。

外孙听得入神,但除了对挖栽树苗有兴趣外,其他并无感觉,听完后就让我把小苗挖出带回家栽。我告诉他不能挖,它在这里享受着阳光普照,历经风霜雪雨的历练,会像周围的大树一样,自然长大。

他似懂非懂,只是不再坚持把树苗挖出。看着外孙,再看看小树苗,他们幼嫩苗壮,未来可期。

文话西游

人生莫为浮名累

文小姐

猴子孙悟空虽能降魔捉怪,在众人看来不尽潇洒,但有一样他却始终为之所累,那就是浮名。

石猴初生之后,带领众猴寻到了“花果山福地,水帘洞洞天”之所,本已为王,应该知足,但他却不知足,竟然忧伤落泪,担心身亡,产生了长生不老的心思。

于是访佛访仙访神圣之道,终于得到了七十二般变化、腾云驾雾和金刚不老之术,凭这些本事,到四海龙王处索来了武器金箍棒以及全身披挂金冠、金甲、云履;又到阎王那里又销了死籍,达到了长生不老的目的。按说,美猴王当初的目标全达到了,不应该再有别的想法。但人心不足蛇吞象,有了这些,他又想谋个官儿当当。

接到玉帝招安圣旨,高兴得不得了,旋即便跟着上了天,弄了弼马温的官职。后又听说这弼马温只是个官名,没有实权,是个看马不入流的角色,遂不辞而别。但他当官的心思未泯,在别人的怂恿下自封了个齐天大圣,满足了追求浮名的虚荣心。

其实这个自封的齐天大圣与当初自封为王没有什么两样,只不过是花果山上扯起了一面写有“齐天大圣”的旗帜罢了,自我感到心满意足就是了。

但猴子的虚荣心远远没有到此为止,终于到天上领了个不管事、不领俸禄的“齐天大圣”的官衔。领导还告诉他,这个官职可是最高官职了,“官品极矣”,不能再胡作非为了。猴子一听齐天大圣是最高官职了,不禁连声道谢。

其实猴子到底是个底层来的猴子,他不知官衔品从,也不较俸禄高低,只是在乎这个名罢了。

按说这下该满意了吧,当初的目标达到了,上天做官的愿望也实现了。但他又想别的事了,正所谓“争名夺利几时休?早起迟眠不自由。骑着驴骡骑骏马,官居宰相望王侯。只愁衣食耽劳碌,何怕阎君就取勾?继子荫孙图富贵,更无一个肯回头!”

不回头,所以终于惹来了祸端,被压在了五行山下。

被压五百年,猴子的浮名之心仍然不死,在取经的路上,他逢妖便炫耀,“俺老孙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!”结果遭妖魔耻笑,原来是那个养马的弼马温啊!把个猴子气得抓耳挠腮,呲牙咧嘴。面对敌人,仍然丢不掉虚荣心,扔不下那个本就不是、虚无缥缈的浮名。

猴子在取经途中,没有累在斗智上,他比任何人都更机警;没有累在斗勇上,他比任何人都更英勇;也没有累在斗力上,他四两拨千斤,除鬼怪于谈笑调侃之中。但他却累在了浮名上,别人尊他一句“大圣”,他喜不自禁;别人喊他一声“弼马温”,就刺激到了他神经最敏感的地方。他这个“悟空”,还真没有修到“万事皆空”的境界。

浮名如烟、似云、像雾,如幻、似梦、像痴,人生若为浮名,就会丢失最能支撑自己有的部分,注定无用,也很累!

少山看花记

于学周

眼前的花,美不可言,正像庾信《杏花诗》所写的:“春色方盈野,枝枝绽翠英。依稀映村坞,烂熳开山城。”

不同的地方看花的感觉真的不一样,柔软的花儿衬着坚硬的山石,这是在城市公园里看不到的。我一直对崂山的石头有着特殊的印象,它坚硬无比,在花儿的衬托下,越发显出刚强。看花的眼神倒被山石夺去了许多。

东坡有诗云:“人老簪花不自羞,花应羞上老人头。”眼前有几位大姐在花下搔首弄姿拍照,花下的合影和枝头的花儿相应成辉。这一幕让我觉得该把东坡的诗改为:“人老簪花不应羞,花应喜上老人头。”

一块巨石上赫然写着“下书院”三个大字。坐落在石门山西麓少山村的山谷中的下书院是崂山六大书院之一,曾经的书院奇峰怪石环绕,东临石门山,南依太和峰,景色秀丽,犹如世外桃源,真是一个雅静的读书场所。这里曾是明代万历年间太子太保黄嘉善少年读书的地方。黄嘉善,字惟尚,号粹山。明嘉靖二十八年出生,少年时入崂山石门西麓的上、下书院就读,饱读经史子集,学成治国安邦功夫。明万历三十八年黄嘉善总督陕西三边军务,统帅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三边重镇军事。万历三十九年,鞑靼大规模进犯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三镇,黄嘉善统军斩获敌首级数千,是为“三边大捷”。黄嘉善因此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,褒赠“四世一品”。万历四十三年黄引疾归即墨。此年即墨遇大灾,黄嘉善出粟百斛、银百两赈济灾民。天启四年黄病逝,熹宗皇帝为其辍朝一日,诰赐特进光禄大夫、上柱国太保。

公交车上的“鹧鸪天”

计伟

三首词里都写进了这个场面,各有侧重。

“挤进车厢真莫当,前呼后拥甚堂皇”,自我感觉不错!可马上就尴尬了,“身成板鸭干而扁”,不过,保险,“首尾嵌,四边镶,千冲万撞不曾伤”,为什么?“并非铁肋铜筋骨,匣里瓷瓶厚布囊”。

到了“上班散会”那种“最艰辛”的时候,“保险”就不足以自我安慰了,毕竟是“铁打车厢肉做身”,“有穷弹力”怎能应付得了“无穷挤”?这时就真切地感到,的确是“一寸空间一寸金”,但感受再深也没用,“头屡动,手频伸,可怜无补费精神”。最要命的是,“车站分明在路旁,车中腹背变城墙”,就算是“心雄志壮钻空隙,舌敞唇焦喊借光”,也还是下不去。好吧,“下不去,莫慌张,再呆两站又何妨?这回好比笼中鸟,暂困番邦杨二郎”,随遇而安,苦中作乐,老先生想到了京剧。

随遇而安,一次两次行,总这样,谁也受不了,所以,接受教训,得学乖,“进站之前挤到门,前回经验要重温”,却“不料身后彪形汉,横冲直撞往外奔”,于是乎“门有缝,脚无根,四肢着地眼前昏”,幸好无大碍,“路人问我寻何物,近视先生看草根”,先找着眼镜再说。

最后一首是写站牌忽改,“皱眉瞪眼搜寻遍”,仍然没治,自己开出的药方是“开步走,莫徘徊,至多下站两相换”,多走一站地儿吧。

没有充分的身受,没有悉心的体验,是写不出如此细腻、深刻的文字的作品,极喜刷色彩,哀而不伤,采用传统的形式,格律严备,却既不文句艰涩,也不词采华茂,真正达到平实、淳正、耐读的境界,功力深湛。

遥想启老当年,居西直门内的小乘巷,每天到北太平庄的师大上班,应该是乘22路汽车,后来有段时间到位于王府井南口的中华书局,参与校点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,大约要乘7路汽车,沿西直门大街,拐赵登禹路,到白塔寺倒103电车。几十年下来,那些路途相加,能有多少万公里,不好统计,但最后结晶为这八首《鹧鸪天》,四百多字,是明明白白,千真万确的,里面固然有些幽默夸张,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世相之一是有文献价值的,是能够载入公交车的史志的。

时代发展,变化是绝对的,昔日的情状,今天大多已改善,比如改站,现在的信息渠道太多了,车队的管理也加强了,调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发车,人性化、合理化,驾驶员也有了监督的机制,等等,然而有一个问题,是老一辈未曾经历过的,启老无法写到的,就是“堵车”!尤其是大城市。开始是上下班高峰拥堵,渐渐地,似乎除了半夜,无时无地不堵,有人说,照此发展,将来的北京,开车就不如走路快了,虽为笑话,却是实情。比如我上下班,单程13公里,若路况正常,半小时足够,可现在一直是最少也须一个半小时。阴晴寒暑,日升月落,默诵启功先生的《鹧鸪天》多了,不觉失了效顰之心,某天也凑了一首,《鹧鸪天·乘公交屡堵》,自知不成样子,姑妄写之:“铺天盖地漫涌车,大街小巷顿成河,可惜河中水如止,无奈轮下辗似挪。伸颈项,揉眼窝,道旁树又移两棵,看看车厢站立者,双腿已自打哆嗦。”

啊,这说明我还有座,如果站着,那,打哆嗦的就是我了。